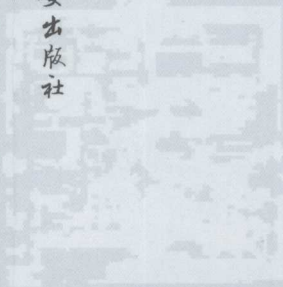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教授



大中華民國元年

藏东 编 中國婦女出版社



民
國
教
授



藏东 编
中國婦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教授/藏东编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80203-543-0

I. 民… II. 藏… III. 教授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民国
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8492 号

民国教授

丛书主编: 杨光辉

编 者: 藏 东

策 划: 臧长风

责任编辑: 臧长风

责任印制: 王卫东

装帧设计: 吴晓莉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 本: 170 × 240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03-543-0

定 价: 28.00 元

承担、独立、自由

钱理群

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，做人做事，都是有承担的。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：对国家、民族、人类，对历史、时代、社会、人民的承担；对自我生命的承担；对学术的承担。

“铁肩担道义”：对社会、历史、民族的承担

民国名记者邵飘萍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“封口费”而惨遭杀害。他有一句座右铭：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我想：“铁肩担道义”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“不可夺”之“志”的，也是他们对国家、民族、人类，对历史、时代、社会、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们都自命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。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，更不是一己的私利，而是社会公共利益，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，即所谓“铁肩担道义”。

知识分子、学者，对社会、国家、民族、人类的承担，我觉得在两个时刻显得特别重要。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。曾任辅仁大学校长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，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：“一个民族的消亡，从民族文化开始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保住我们的

民族文化，把这个继承下去。”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，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“生死护中华”，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。

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。所以我们的国歌中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。危难中显本色，越是社会道德失范，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“精神坚守”的历史责任。大学，就越应该发挥“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”的“精神堡垒、圣地”的作用。但现实却恰恰相反，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。因此，那些有节操，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。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》。我这样写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”，“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，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。这样的好人，这样的可爱的人，这样的有信仰的、真诚的、单纯的人了”，因为“经不起各种磨难，我们心中的‘上帝’已经死了，我们不再有信仰，也不再真诚和单纯，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”。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。

“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”：对自我生命的承担

民国时期的课，不拘一格、随心所欲，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，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、生命形态。因此，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，更是生命的浸染、熏陶。在这样的课堂里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。老师与学生之间、学生与学生之间，生命相互交流、沟通、撞击，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。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，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。

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，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“最后一课”。林先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认真的准备，反复琢磨，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。最后那天上课了，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，一站在那里，就把大家震住了。然后，他缓缓地朗声说道：“什么是诗？诗的本质就是发现；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，睁大了

好奇的眼睛，去看周围的世界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。”顿时，全场肃然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。先生又旁征博引，任意发挥，足足讲了两个小时，还意犹未尽，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，全然忘记了时间。先生回到家里，就病倒了。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，这真是“天鹅的绝唱”。

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：这是他一生做人、治学、写诗经验的凝结，是道出了文学艺术，学术研究，科学，教育，学习，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。这里的关键词是“好奇”和“发现”：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，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，去观察，倾听，阅读，思考，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，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，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，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，新的创造。你们看，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，无论是曾昭抡，还是刘文典，蒙文通，以及所有的“民国那些人”，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“赤子”状态？大学者“大”在哪里？就“大”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，无邪，对世界、社会、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，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。这就是沈从文说的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心”！

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：那一代人，无论做学问，讲课，做事情，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，学问、工作，都不是外在于他的，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。这样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，从中体会、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、价值和欢乐。

当然，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，如鲁迅所说，“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”，人对物质利益、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，所谓“安贫乐道”，如鲁迅所说，那是一种统治术，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。对这样的说教者，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。但在生存、温饱基本解决，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，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，就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、教授，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，他们追求的是“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”。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，因此，就能如孔夫子所说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：那都是身外之物，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。

“舍我其谁”：对学术的承担

一日，日本飞机空袭昆明，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。刘文典在搀扶陈寅恪跑的途中，看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，便转身怒斥：“你跑什么跑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，我要死了，就没人讲庄子了！你替谁跑？”

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，但刘文典的“狂”却是真的；所谓“狂”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“天下第一”，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：我不在，这门学科就没了！这种“舍我其谁”的狂傲，气概，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，责任感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。

在他们眼里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，学术之外无其他。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：“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，我自己也是一个。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，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”。

这时时刻刻“倾注整个身心”，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、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。痴迷到了极点，就有了一股呆劲，傻气。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“书呆子”，在我看来，在善意的调侃中，是怀有一种敬意的：没有这样的“书呆子”气，是不可能进入学术，升堂入室的。

我要讲的是，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，教授，知识分子，就自有一种精神。在我看来，主要是独立精神、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。

独立精神：“匹夫不可夺志”

什么精神？孔夫子说的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的独立人格，气节和风骨也。

1939年前后，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，全国统一教材，举行统一考试等等。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行政干预，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，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《抗辩书》。其文写得不卑不亢：对教育部的训令，“同人所未喻”，不明白者有四：“夫大

学为最高学府，包罗万象，要当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，岂可刻板文章，勒令从同：此“未喻者一也”。“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”，“如何研究教学，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”，岂可由“教育行政机关”随意指令：此“未喻者二也”。“教育部为政府机关，当局时有进退；大学百年树人，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。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，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，朝令夕改，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，肃学生之视听，而坚其心智”：此“未喻者三也”。“今教授所授之课程，必经教部指定，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，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”：此“未喻者四也”。最后又归结为一点：“盖本校承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之旧”，自有其传统，“似不必轻易更张”。

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，为学人立出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境界，让我们永远怀想；而现在，面对冯友兰这篇“抗辩”雄文，所立起的“力争学术自由，反抗思想统制”的标杆，不禁发出感叹：魂兮胡不归，大学之独立精神！

“还是文人最自由”

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：他先当教授，后又去从政；但终因“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，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”而弃官，回来当教授，于是，就有了“还是文人最自由”的感叹。然而，“毕竟文人最天真”，不久，有关方面便来干预，向校方施压。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，便被迫收场。

但说“还是文人最自由”，仍有部分的道理：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，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：所谓身子被捆着，心灵是自由的。

这样的自由精神，在我看来，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“名士”的真性情，真风流，更是一种“大生命”的“大自由”。

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“大承担”；其实，“大承担”的背后，是一个“大生命”的观念。如鲁迅所说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。所谓“心事浩茫连广宇”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整个民族，整个人类，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

目 录

承担、独立、自由	钱理群 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王国维 (1877~1927)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王国维说自己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，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，”“哲学上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，余知真理，而余又爱其谬误。”

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/ 梁启超	4
王观堂二题 / 陈寅恪	6
王静安 / 马叙伦	8

辜鸿铭 (1857~1928)	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，想见辜鸿铭。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，请他来。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鸿铭来。毛姆没办法，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。一进屋，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：“你的同胞以为，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，只要一招手，我们非来不可。”一句话，让毛姆立时极为尴尬，不知所对。

记辜鸿铭 / 胡适	13
辜鸿铭 / 周作人	17
回忆辜鸿铭先生 / 罗家伦	20
已故的辜鸿铭先生 / 温源宁	24
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/ 冯友兰	27
我所知道的槟城与辜鸿铭有关 / 凌叔华	29

刘半农 (1891~1934) 33

1933年冬，刘半农拟为赛金花作传，认为赛“在晚清史上和西太后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”，可存信史，遂与商鸿逵、郑颖孙访赛金花十余次。半农死后，由商整理成书。刘半农去世后，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，一时传为奇谈。

- 忆刘半农君 / 鲁迅 37
- 半农纪念 / 周作人 40
- 刘半农三十年祭 / 曹聚仁 43
- 刘复博士 / 温源宁 49

黄侃 (1886~1935) 51

黄侃事母至孝，1908年，母亲病疾，立刻回国侍奉，不管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，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，他都要陪伴同行。而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，他便不厌其烦地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。后来，母亲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按照古礼服丧，才了结此事。随后，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《梦谒母坟图》，他自己写了记，请章太炎写了题跋。

- 黄季刚 / 周作人 55
- 南京怀旧绝句 / 吉川幸次郎 57
- 关于黄季刚先生 / 徐复观 62
- 附：我的丈夫——国学大师黄季刚 / 黄菊英 65

章太炎 (1869~1936) 67

1913年8月，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，陆建章负责执行。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，如饮食起居，用款多少不计；说经讲学文字，不禁传抄；毁物骂人听之，物毁再购；早晚派人巡视，恐生意外，等等。陆对人说：“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。黄巾过郑公乡，尚且避之。我奉极峰命，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，必敬护之；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。”

-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/ 鲁迅 72

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/ 周作人	74
章太炎先生在上海 / 曹聚仁	77

钱玄同 (1887 ~ 1939) 79

有一天，在章太炎住处，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：“二疯子，你前来，我告你！你可怜啊！先生也来了，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，要弄什么注音字母，什么白话文。”钱玄同顿时翻脸，拍着桌子厉声说：“我就是弄注音字母，要弄白话文，混账！”章太炎闻声赶来，哈哈大笑，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，都给我念日语字母。章的意思十分明显，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，有什么好吵的。

玄同纪念 / 周作人	82
钱玄同与刘半农 / 周作人	86
钱玄同令兄 / 曹聚仁	88

蔡元培 (1868 ~ 1940) 89

蔡元培生性平和，钱玄同曾问蔡元培：“蔡先生，前清考翰林，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。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，怎样能够考得翰林？”蔡笑嘻嘻地回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！”

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/ 蒋梦麟	93
蔡元培二题 / 沈尹默	96
蔡子民 / 周作人	100
蔡元培校长 / 冯友兰	103

闻一多 (1899 ~ 1946) 109

闻一多十分爱才，对学生独创性的意见十分重视。陈梦家在他的培养下开始在《新月》等报刊上发表诗作，同时，陈梦家还在青岛编了一本《新月诗选》，成为新文学史上“新月派”代表性诗集。与闻一多相似，

47 陈梦家同样不修边幅，两人相处颇为相得。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，称之为
77 “梦家吾弟”，陈回称他为“一多吾兄”，闻一多大怒，把他大训了一顿，
在这种礼节方面，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。

07 闻一多先生上课 / 汪曾祺	112
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/ 何兆武	115
闻一多 / 何炳棣	118

刘文典 (1889 ~ 1958) 121

1929 年，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，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。蒋介石到
98 安庆召见他，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。刘文典说：“我只知道教书，不
88 知道谁是共产党。”蒋说：“你这校长怎么当的？不把你这学阀撤掉，就对
88 不起总理在天之灵！”刘毫不相让：“提起总理，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，
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！”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，挥毫写了一副对
联赠之：“养生未羨嵇中散，疾恶真推祢正平。”

08 刘叔雅 / 周作人	124
刘叔雅 / 张中行	126
关于刘文典的几件事 / 何兆武	129

胡适 (1891 ~ 1962) 131

88 胡适到北大任教时，林语堂以清华教员的身份迎接他。两人见面时，
001 林“犹如触电”。胡博士引用 15 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
801 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：“我们回来了，一切都会不同了。”

胡适之 / 周作人	135
001 关于胡适 / 沈尹默	139
我不大懂胡适 / 金岳霖	142
哲人，胡适博士 / 温源宁	144
胡适 / 何炳棣	147

周作人 (1885 ~ 1967) 155

周作人回忆：“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，住在宿舍里与鲁迅两个人，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，气闷得很，不想做工作，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，他老催促我译书，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，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，挥起他的老拳，在我头上打上几下，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。他在《野草》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踏扁，那却是没有的事；这里所说乃是事实，完全没有经过诗化。”

知堂老人 / 废名 158

知堂老人三题 / 曹聚仁 162

周作人：铁的优雅 / 温源宁 165

忆周作人先生 / 梁实秋 167

熊十力 (1885 ~ 1968) 173

1947年4月，熊十力抵北平，与冯文炳（废名）同住，仍在北大授课。学生殷海光拜访他，谈起冯友兰、胡适和金岳霖。熊十力对三位学人都不放在眼里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“老夫”，冯友兰不识字，金岳霖所讲是戏论。听罢此语，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。

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/ 徐复观 176

怀念熊十力先生 / 梁漱溟 182

怀念熊十力先生 / 冯友兰 185

陈寅恪 (1890 ~ 1969) 187

王静安遗体入殓之时，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。陈寅恪与众不同，他身着长袍马褂，跪在地下三叩头。陈行孔孟之道，非此一端，他在国学研究院时，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，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，均坐，独陈先生站在一旁，并坚持到谈话完毕。

谈陈寅恪先生 / 俞大维 190

怀念陈寅恪先生 / 冯友兰	197
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/ 何兆武	200
附：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 / 陈流球	205

吴 宓 (1894 ~ 1978)	21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有一次吴宓在报纸上发表了她的爱情诗，其中有“吴宓苦爱毛彦文，三洲人士共知闻”。朋友们觉得不对头，要金岳霖去劝劝他。金对吴说：“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，但是，内容是你的爱情，并涉及到毛彦文，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。这是私事情，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。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，可是，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。”吴很生气地说：“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。”

胡子先生——吴宓 / 曹聚仁	216
吴宓先生，一位学者与君子 / 温源宁	220
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/ 汪曾祺	223
附：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/ 毛彦文	225

王国维

(1877~1927)



王国维，字静安、伯隅，号观堂、永观，浙江海宁人。近代中国著名学者，杰出的古文字、古器物、古史地学家，诗人，文艺理论学家，哲学家，国学大师。世为农商。其父王乃誉因洪秀全举事而弃儒习商，做生意之暇仍不忘读书，并酷爱绘画，后来做江苏溧阳幕僚十余年。著有《游目录》《娱庐诗集》等。

王国维幼年为中秀才苦读。早年屡应乡试不中，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。22岁时，他在上海《时务报》馆充书记校对。利用公余，到罗振玉办的“东文学社”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，结识主持人罗振玉，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。

1902年，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。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、江苏师范学校，讲授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等，复埋头文学研究，开始其“独学”阶段。是年撰《汗德（康德）像赞》《哲学辨惑》。1904年4月，撰《论性》。7月，撰《红楼梦评论》。1906年，随罗振玉入京，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、图书馆编译、名词馆协韵等。其间，著有《人间词话》等。

《人间词话》于1908年发表在上海《国粹学报》。冯友兰因此评价王国维是“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”（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）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，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，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。其时，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、金文、汉简等研究。

1916年2月，返回上海。应哈同聘，为其编撰《学术丛刊》，并任“仓圣明智大学”教授。此间兼为南浔蒋汝藻编撰《密韵楼藏书志》。在沪与沈曾植、朱祖谋等订交，与姬觉弥合作亦多。在沪7年，用甲骨材料，融合金文材料、经史材料，作有《毛公鼎考释》《殷周制度论》等文；《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》《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》等专著；编《裸礼榷》等。

王国维说自己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，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，”“哲学上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，余知真理，而余又爱其谬误。”

1923年，王国维为废帝溥仪师傅。夏入都就职。在任期间，得以检阅清宫古本、彝器，并结交傅增湘、杨钟我等名流，遂治敦煌学、汉简学、元史学、西北地理学。1924年11月，冯玉祥派鹿钟麟逐废帝溥仪出紫禁城，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，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，因阻于家人而未果。

1925年2月，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根据胡适建议，聘王国维为研究院导师。胡适敦请时，王国维婉辞，胡乃托请溥仪下诏劝驾，方奉诏就聘。4月，迁居清华园。在研究院，为学生开设尚书、仪礼、说文、古史新证等课程。王门弟子有：赵万里、徐中舒、谢国桢、王力、姜亮夫、高亨、蒋天枢、史念海、戴家祥、周传儒、刘盼遂、陆侃如、罗根泽、姚名达、刘节、卫聚贤、杨鸿烈、蓝文徵等。

1927年6月1日中午，清华研究院36名学生毕业，举行叙别宴会。席间，梁启超致辞，称“吾院苟继续努力，志成国学重镇无疑”。“众皆谛听，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”。“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”（姚名达《哀余断忆》）。当夜，为谢等题扇面，录韩偓诗、陈宝琛《落花诗》等。吴宓认为是“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”（《空轩诗话》）。

据车夫和扫园工人说，王国维于6月2日上午10时许，到颐和园，在石舫枯坐良久，11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跃入昆明湖。在衣袋中发现遗书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；经此事变，义无再辱。”晚始运柩至清华园刚秉庙中设祭。6月16日，在宣南浙会馆设位致吊。有挽诗、挽联数百件。梁启超挽曰：“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，不仅奇字译提创通龟契；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，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鸩鸩。”陈寅恪挽曰：“十七年家国久魂销，犹余剩水残山，留与累臣供一死；五千卷牙签新手触，待检玄文奇字，谬承遗命倍伤神。”吴宓挽曰：“离宫犹是前朝，主辱臣忧，汨罗异代沉屈